

史前图画文字的余留——岩画

王正贤

史前图画文字的余留——岩画的发现，遍及世界五大洲的一百五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现发现的岩画点，有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青海、西藏、山西、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江苏、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区的百余个县、旗和特区。随着岩画的大量发现和研究结果的刊布，使岩画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1980年10月在华沙成立了国际岩画委员会。

中国的岩画，在世界岩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岩画研究中，中国的盖山林、陈兆福等国家级贡献的专家，他们的研究著述，表明中国岩画的研究，具有世界领先水平。

对于岩画的研究，分为图画说和图画文字说。前者是从绘画艺术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后者则是从文字史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从文字史的角度，探讨以下几个问题：图画文字是文字创造和发展的一个阶段，岩画是图画文字的余留；文字与绘画同时产生而并存，当图画与文字分家后，绘画才真正成为审美的艺术；图画文字是史前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属于一定的民族文化区域和民族文化系统；岩画是史前民族的历史书卷，中国岩画是中华民族史前的历史书卷；中国岩画是中华文化在夏禹时代“文化断层”的连结线，与甲骨文有着等同的作用；中国西北地区史前氏、羌民族余留的岩画，是中国西南彝语支民族“母体文化”的源头。

一、史前图画文字的余留——岩画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文字的创造和发展，经历了：（一）拟势：1.实物以示，2.空中挥划；（二）以实物作符号，即记号：1.绳索等物纪事、计数，2.简单的刻木；（三）图画文字：描绘实物的形和影；（四）线条文字：线条和形变线条构成的雏型文字的余留——陶文；（五）真文字：1.表意法；2.标音法。所以，马克思在研究人类文字的创造和发展过程后，在他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写道：（一）手势语言或个人记号语言；（二）图画文字或表意符号；（三）象形文字或符号；（四）表音性质的象形文字或按一定的公式使用的表音符号；（五）音符字母或写音。

（一）拟势

我们都知道，自从地球上劳动创造了人类以后，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然而在人类之初，当这种交流思想的工具不被对方理解，或对方离得很远而彼此说话听不清时，往往使用一种拟势语言。这就是以实物相互表示自己说话的内容，或彼此以手在空中比划、描画，让对方知道自己说话的内容。这种拟势，我们尚可找到它的一些遗迹。比如旗语，包括近现代一些原始民族为了互相传递信息而特制的旗语，以及我们航空、航海、测量使用的旗语，为聋哑人创造的聋哑语等等，都是这种拟势的遗迹。

这种以实物以示或在空中挥划的拟势，由于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对于人们说明的内容，只是一种暂时性的表演，是人类语言的辅助表达，不能作永久性的记载，不具备文字的功能，不能称作文字。这种人类语言的辅助表达，即以物以示或空中挥划，无疑是人类后来能以实物作文字，乃至绘形影作图画文字的重大启示，是人类造字前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二）实物文字

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活动的实践中，在拟势的基础上，为了把发生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超过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告诉别人，或作永久性的记载，常常以绳索、棍棒、石块、甲骨及动植物等实物，作为纪事、计数的标记。这些纪事、计数的实物，起到一定的文字功能作用，我们因此称之为实物文字。到了实物文字的后期，有些实物，还在上面刻划一些记号，用以记载一些数字，或表达为简单的思想内容，我们称之为刻木。

这些实物文字，虽然早已被无情的大自然所摧毁，被漫长的时间所淹没，但在一些文献的追记中，尚可找到它的蛛丝马迹，在近现代的一些原始民族的纪事、计数方法中，尚可找到它的活化石，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尚可找到它的幽灵。

在中国的文献追记中，汉文献《周易·系辞》载：上古结绳而治。《庄子·胠篋篇》载：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高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汉代许慎《说文·叙》载：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现存大量的彝文文献中亦有追记，诸如《人类史》、《彝族创世纪》、《彝族源流》、《以补舍额》、《哪史纪头》、《把数》及很多祭祀经典载：史前人类为了区分时令，或摆12块石头，或栽12棵树，或以12种动物、作为年、月、日、时的标记。汉文献中追记的上古诸氏虽无考，结绳而治或结绳纪事的存在，似无问题。彝文文献中追记的史前人类区分时令，虽不一定皆以12为数，以石头、树和动物等实物为时令的标记，亦似无问题。

在世界上，人类的第一份军事外交文书，是托盘盛着鱼网网着的一条鱼，和塔在弓上的箭穿着的一只鸟。意即：你别来侵犯我。否则，你就象这网中之鱼，箭穿之鸟，注定无好下场。这种网、箭、弓和鱼、鸟，便是书写这份军事外交文书的实物文字，托盘载体则起到了纸张的作用。

古代埃及、波斯、秘鲁以及近代的印第安人，非洲、澳洲和大洋洲的一些土著居民，都盛行着魁普。魁普者，即结子，相当于中国上古的结绳纪事也。

在中国宋代时期，西南溪洞，多以结绳纪事、计数。1949年前，广西的大瑶山瑶族，云南的独龙族，台湾的高山族等，他们都还沿用结绳纪事和计数。在贵州的一些苗族中，至今还保存着一种歌尺，即在一根直尺上刻划横道，歌师看着直尺上的横道，歌唱几天几夜都不会重复。这可就是所谓刻木的遗迹。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哪怕是最先进的国家和地区，或者是最发达的大中城市，人们都会有意无意地使用一些实物文字。比如，地界的界碑，基建打的桩，公路和铁路的各种实物标记，地质勘探、测绘栽埋的标记，航空和航海的各种标记，等等，都是符号文字所不能替代的实物文字。

诸如此类的实物文字，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背景不同，本质不同，但起着文字功能的作用则是相同的。

（三）图画文字

实物固然可起文字功能的作用，可作人类语言记录的符号工具，但并不是每一种实物都如网、弓、箭、绳索及鱼、鸟等那样方便，可以随便携带，可以更好地表达人们的所作所为。实物文字的作用毕竟有限，必须有一种较好的方式来取代它，这就是在实物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图画文字。

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活动实践中，经过反复不断的观察与思考，到了母系公社时期，终于发现这样的现象：实物之有区别，乃在于它们有不同的形状；同一实物的不同部位有不同的形状；实物在光线的照射下有影子；不同的实物有不同的影子；同一实物而光线的角度不同有不同的影子——尽管他们当时还不可能知道这是一种物理现象，然而凭直观知道实物有形和影。这种人类的共同发现，勿须作无味的引证。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在

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便发明把实物的形和影写（画）出来，作为人类语言记录的符号工具，创造了图画文字。正如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写道：图画文字似乎是在这一时期出现。如果它早已产生，那末现在就要得到极显著的发展。

中国文献中，汉文献追记的太极图、八卦图、河图和洛书；彝文文献中追记的上古写天地影形的书、写人的影形的书、写万事万物影形的书，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始创造的图画文字。

图画文字，开始是用一些带色的原料涂抹在树叶、树干、岩石、甲骨、兽皮等物上，到了铜、石并用时代以后，除继续使用颜色涂抹外，又使用金属工具在岩石、树干及甲骨等物上进行刻划。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河图是涂画在马的身上，洛书是涂画在龟的背上，故又称之为马图、龟图。由于自然力的破坏，这种史前图画文字得以保存至今的，只有极少的颜料与岩石溶为一体的涂抹图画文字和未风化掉的刻划图画文字尚存，即史前图画文字的余留——岩画。

世界上近现代的一些原始民族，他们还沿用着史前创造的图画文字，或涂抹在岩石上，或刻划在岩石上。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彝语支民族中的纳西族，在他们的经师使用的经典和一些医药书籍中，完整地保存着史前的图画文字。纳西语称这种史前图画文字为Səritq27IrYitq27，汉语译言为画木画石。这就告诉我们，纳西族沿用的史前图画文字，也曾经是涂抹或刻划在木头和岩石上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史前的图画文字，不仅还保留在岩石上，而且还保留在一些民族的经典中：史前图画文字的余留——岩画；史前图画文字的余留——图画文字经典。前者已引起世界专家学者的注意，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后者虽只引起中国以著名专家学者方国瑜先生为首的专家学者的注意和研究，但取得了

对图画文字研究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成果。

（四）刻划陶文

史前的图画文字，经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由整体化而局部化，由具体化而抽象化，由图形化而线条化。到了原始社会的晚期，便发展和演变为线条和形变线条构成表意文字及标音文字的雏型。这种雏型文字，如同图画文字一样，木叶、木头、甲骨和兽皮等实物，都曾是其载体。从目前发现的情况看，主要是保留在陶器上，一般以其载体以及书写的方式而名之为刻划陶文。在中国，仿书在汉文献上的刻划陶文，被称为仓颉书和夏禹书。

刻划陶文在中国的考古发掘中，已有相当数量的发现。其时间的断代，自新石器时期，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均有发现。就省而言，据不完全统计，陕西省有368个，甘肃省有23个，青海省有57个，河南省有160个，河北省有39个，山东省有95个，浙江省有5个，上海市有58个，山西省有141个，贵州省有52个。10个省市共有998个，约是现已发现的甲骨文的四分之一。

对于刻划陶文的功能，有的学者否认它的文字性，认为它只是一种无意间的刻划符号。如前所说，实际上它是鸟型的文字。这种鸟型的文字，既不同于图画文字，又不同于真文字。即是绘画与文字自图画文字中分家后出现的鸟型文字。这种鸟型文字，是世界拼音字母和象形文字的基础，即标音的拼音文字和表意的象形文字，由此分家而形成世界两大类型的文字。如中国的汉字和彝文，就是在刻划陶文的基础上而形成的表意的象形文字。

（五）真文字

所谓真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使用的语言记录符号，即用字母拼音的标音文字和表意的象形文字。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把它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文明社会开始于拼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学作品的编写；石刻象形文字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马克思说的这两大类型的文

字，都是由线条和形变线条组合而成，只不过前者更加抽象而注重于音，后者则是音形结合，各有侧重，皆出于一源。

马克思说的象形文字，在国外是保存在岩石上，即为石刻象形文字。在中国，这种象形文字主要是保存在龟甲、兽骨和羊皮上，故据其载体而谓之为甲骨文和羊皮档案。甲骨文是中国汉族先民余存最早的真实文字；据考古发掘、收集统计，计有3000余字。羊皮档案保存的文字，是中国西南地区彝语支民族先民余存最早的真实文字；据不完全统计，纳西文约700余字（不含图画文字），彝文（含黔、滇、川、桂）约30,000余字。

综上所述，世界文字的创造和发展，经历了拟势、实物文字、图画文字和陶文等级段，最后发展和演变为拼音的和象形的真文字。中国文字的创造和发展，是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巨大的地理单元上，同样经历了拟势、实物文字、图画文字和陶文等阶段，最后发展和演变为象形的和拼音的真文字。

二、文字与绘画

文字与绘画并生于母系社会，即当文字发展阶段中的图画文字产生的同时，绘画艺术亦初见端倪。文字与绘画并存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到了原始社会的晚期，图画文字的发展和演变，绘画才从图画文字中分裂出来，与文字分道扬镳，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艺术。这从中国新石器时期的陶器文化得到了证实。在中国出土的陶器上，绘画是用来作为装饰图案，而线条化的文字则是作为卜辞式的纪事。考察现存的图画文字岩画，在陶器文化产生以前，没有线条文字的存在；在陶器文化产生后，就有线条文字的存在。这种线条文字，常常是夹杂在局部化的图画文字中，如同纳西族的经典中，在图画文字中夹杂有相当数量的线条文字一样。都是绘画艺术与文字分家的铭证。

人类的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产生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以及他们对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希望及理想。都以实物的影形

作为对象的史前图画文字和萌芽的绘画艺术，亦无例外。史前人类，特别是新石器前的人类，生产工具极端简陋，生产力极为低下，获得的生活资料极为有限。他们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解决饥饿和寒冷的严重威胁，以求得自身的生存；没有也不可能有时间去考虑精神享受。作为文图并存的图画文字，虽有绘画艺术的萌芽因素，其本质及功能，只是作为语言记录符号的工具而存在，并不是象文明社会中的人们那样，把它作为一种专门审美的艺术。正如文明社会中的真文字那样，固然可作审美的艺术，其本质及功能，始终仍是语言的记录符号工具。反之，文明社会中的绘画艺术，虽有文字的因素，人们称看画为读画，其本质和功能，亦始终是一门独立的审美艺术，给人以自然美和社会美，或给人以人和物的美的享受，而不是作为语言记录的符号工具。或者说，野蛮社会中的人类，是用图画记录、描写人、社会和自然，文明社会中的人类，则是用文字和绘画两种不同的工具，记录、描述人、社会和自然。

由于史前图画文字的功能具有文字和绘画的双重性，对于它的余留岩画，艺术家们可以从绘画的角度去对它进行研究；文字学家们可以从文字学的角度去对它进行研究。从艺术家们的角度来说，它是以图画来描绘史前世界各地特定环境中的人和物，描绘史前世界各地特定环境中人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的特定场面，寻找它产生的根源及现实的和浪漫的表现手法等等，把它视为史前人类历史的画卷。从文字学家的角度来说，它是以语言的记录符号工具来记录、描述史前世界各地特定环境中的人和物，记录、描述史前世界各地特定环境中人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的特定场面，寻找人类文字创造、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把它视为史前人类历史的书卷。

由于史前图画文字的功能具有文字和绘画的双重性，不管是从文字的角度，或是从绘画的角度去对它进行研究，尽管各自的

研究方法不同，一立足于音义，一立足于形义，但对它的形义不能有所分歧，认识是应该一致的。从文字的角度，或是从绘画的角度研究史前的图画文字，中国的方国瑜和意大利的 E·阿纳蒂二位大师，都作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楷模和主张。国瑜先生在其《纳西象形文字谱》专著中，对人类史前图画文字的形、音、义，以及书写型式，都作了典范式的研究。阿纳蒂先生在其《欧洲岩画艺术的对比研究》论文中认为，必须研究岩画艺术的文法和句法。类型学是岩画艺术的文法，每个象形图式、表现图式和心理记录图式等犹如每个句子中的单词。但是，表意图式与象形图式往往相关连，并且还可理解为它们是某种联合体的一部分。语法中还有句子，目前比较研究的实质任务是在句法中找到规律性，从而理解句子的含义。二位大师的楷模和主张，对于史前图画文字的研究，可谓异曲而同工。

三、史前图画文学的文化属系

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世界上的史前文化，基本上是以地理单元而形成不同的文化区域和文化系统。各个不同的文化区域和文化系统，据历史传说，常常与史前各民族部落集团的活动区域相联系，形成不同的史前民族文化区域和民族文化系统。史前的图画文字以及它的余留岩画，是史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不同的史前民族文化区域和史前民族文化系统。

中国的严文明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在其《中国前史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中，认定中国史前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区域和文化系统。在这个巨大的文化区域和文化系统下，又分为若干个文化区域和文化系统，即若干个民族文化区域和民族文化系统。

旧石器时期，分为华北和华南两大文化区域。华北文化区域分为周口店文化系统和匭河文化系统。周口店文化系统为小长梁文化（1000千年）、周口店文化（500千年）、许家窑文化（100千年）、峙峪文化和虎头梁文化（15千年）。匭河文化系统为西

侯度文化（2000千年）、兰田文化和匭河文化（500千年）、丁村文化（100—50千年）、下川文化（50—15千年）。华南文化区域分为西南和东南两个文化亚区。西南文化区为元谋文化（2000千年）、观音洞文化（500千年）、硝灰洞文化和富村文化（50—15千年）、穿洞文化（50—15千年）。东南文化区，有早期接近中期的和县龙潭洞文化及晚期的东海大贤庄文化（50—15千年）。在其他一些国家的旧石器时期，已有洞穴中的岩画发现。在中国的一些洞穴中发现的涂抹岩画，可能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具体情况有待研究。

中国新石器的文化区域，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分为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和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包括甘肃、中原、山东、燕辽等四个文化区。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包括江浙、长江中游、闽台、粤桂、云贵等五个文化区。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包括东北、蒙新、青藏等三个文化区。在这些文化区域中，据古史传说，中原文化区域曾是黄帝和炎帝为代表的部落集团活动的区域，以后形成华夏各族；河南西部三湾三期文化是夏文化的前身，二里头文化为夏代夏族文化。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的殷商二期文化，是商文化的前身。渭河流域的客省庄二期文化，为周文化的重要源头。甘肃、青海东北部，是新石器往后氏、羌各族的文化区。山东文化区是太昊、少昊两部落集团活动的地区；其大汶口、龙山文化是夏代夷人的文化，是东夷诸族的史前文化。长江中游文化区，是三苗部落集团活动的地区。江浙、闽台、粤桂文化区，是古越族部落集团的活动区。云贵文化区，是古越族部落集团及古濮族部落集团的活动区。

中国的这些史前民族文化区域，基本可以分为三个文化层次。中原文化区为第一个层次。甘青、燕辽、山东、长江中游为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为广东、福建、台湾、广西、贵州、云

南、西藏、内蒙、新疆和黑龙江等地区。

在这三个不同层次的众多民族文化区域里，南北朝时期的酈道元在其所著《水经注》中载有岩画的省区，有新疆、内蒙、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湖南和广西等12个省区。有些省区的岩画未提及，乃是由于酈氏涉足所见有限。也就是说，早在一千三百年前，中国现在的各个省区，史前三个不同层次的众多民族文化区域，都有史前图画文字的余留岩画存在。由于自然力和人力的破坏，有的早已不复存在。就现在发现的20个省区的岩画情况看，除第一个文化层次的区域外，第二、第三个文化层次区域的省区都有岩画存在。

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从现在发现的岩画所分布的国家和地区，便可确定它所属的史前文化区域和史前文化系统。从各个国家和地区古史传说各个史前民族的活动地域范围，便基本可确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岩画的民族文化系统。在中国，从现在所发现的岩画所在的省区，便可确定它分别所属的史前文化区域和文化系统。从古史传说各个史前民族的活动省区，便可基本确定它的民族文化系统。也就是说，基本可以确定这些岩画，是史民族中哪一个民族部落集团的文化遗产。比如在中国，宁夏、甘肃、内蒙、新疆、西藏等省区的岩画，基本属于史前民族中氐、羌系统的文化遗产；山东的岩画，基本属于史前东夷诸族的文化遗产；江苏、福建、台湾、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诸省区的岩画基本属于史前古越人和古濮人的文化遗产。说是基本属于，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在具体确定每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每个国家和地区内的史前民族文化遗产中的岩画时，必须把史前民族活动地域的交差、消长、以及迁徙、融合、分化等情况考虑进去，才能较准确地确定岩画所属的民族文化系统。

四、史前图画文字的识读破译

如同汉族的甲骨文和一些其他民族的图画文字一样，史前岩画既然是史前图画文字的余留、是语言记录符号的工具，就应该能够识读破译。所谓识读破译，就是对岩画进行辨形、注音和释义。

对岩画进行辨形、注音和释义，必须先弄清它的史前民族文化属系，史前民族的遗裔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使用图画文字的情况，以及各史前民族文化系统中图画文字的造字方法和用字规律，史前民族使用过的图画文字是否发展为真文字，是何种类型的真文字等等。中国著名的专家学者方国瑜先生，对氐、羌遗裔彝语支民族的图画文字的辨形、注音、释义，为我们对岩画的辨形、注音、释义规定了基本的原则和方法，特别是他的力作《纳西象形文字谱》，是对中国氐、羌民族系统文化遗产岩画的识读破译的钥匙。

方先生把图画文字的构造，推度用意，分为十类。一曰依类象型：以简单笔划描绘事、物、意来表达，粗具形象。随体诘屈，画成其物，不拘笔划之繁简与向背，视而可识。二曰显著特征：形体相似之物，各有具体，突出特征部分，同类字形虽大体相似，而有着区别，不至相混。描绘物体之局部，鸟兽取其头部，植物取其花叶果实，形体多相似，以显著特征来区别。三曰变易本形：众字出于一文，或表其德，或表其业，不离本文而存，表不同之意，变易本文形状，或稍变，或扩大，用以所要表示部分。人事字皆从人，事不同则变易字形表达，各有专指，察而见意。四曰标识事态：事属抽象而实指之，惟非具体之物意赅众事，以为表帜，或指方位，或作数名，或表形态。非固定之事物，可指众事物。表形态加于物体，各有具体之事物。五曰附益他文：描绘事物形状为字，而其意不显，则附益他文以补助，或著其事，或著其体，所要表达之意更为明显。字已象形，附益他文来补足，但非会合二字为意，亦非有从属关系，而是显著表达

之意。六曰比类合意：数物相关之事，合数字以取意，事出于字，而非本字之义，合之以见意。亦有合数字构成一事。事涉二文或数字，合以见意，数字表达一事，义意在字间之关系。七曰一字数义：事物之义，有其本义，惟引申他义，字形相同，而意义有别，各为一字。八曰一义数字：字形不同，而取意相同，虽具体之事物有别，各有专指，其音义则相同。九曰形声相益：事系于形而衍他义，加同音之字取其声，声之字或兼义，或仅记音，音字或全或省，同音或近音，亦用标音文字。加同音之字，取其声，声之字兼义。十曰依声托事：事、意有难以形象表达，依同音（或近音）之字以假托，假借他字之形为此字之形，亦假借他字之音为此字之音，惟非用他字之义为此字之义。一字众义，有为本义，余为假借义。又形声之字，省其形旁，只写声旁，借声表意。或本意有字，而借他字。

对于图画文字的词语和句子，方先生归纳为八种方法。（一）一个字读一个音，表示一个单词。（二）数字组成一个会意字，读一个音，表示一个单词。（三）数字组成一个会意字，读几个音，表示一个词组。（四）数字组成一个会意字，读几个音，并表示一个短语。（五）数字组成一个会意字，读几个音，并表示一个单句。（六）、几个字合写在一起，近似图形，读好多个音，并表示几个句子。（七）有些字只会意，不读音。（八）凡象形字，除本意的职能外，均可作同音和近音假借，代表几个词语。

图画文字的书写，大体有三种型式。（一）以字记忆，启发音读。（二）以字代句，帮助音读。（三）以字代词，逐词标音。

方先生研究出的图画文字的十种造字结构，八种表示词语和句子的方法，三种书写的型式，对于现存图画文字和余留岩画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国史前氏、羌民族系统的岩画，研究它的形、音、义，对它进行辨形，注音，释义，识读破译，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五、史前岩画的重要意义

考古学家和史学家把人类有文字记载前的历史名之为史前史和传说史。岩画是史前民族图画文字的余留，是史前民族的一段历史书卷。它记载了人类在这一段历史中，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生产能力和生活能力，以及人们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的相互关系等，是研究人类在史前这一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如果史前岩画被识读破译了的话，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其史前史和传说史，将可能会推到图画文字的产生之前。比如中国，在甲骨文未发现、研究和识读破译前，一般都把夏商两朝的历史视作史前史和传说史。在甲骨文被发现、研究和识读破译后，中国的史前史和传说史则推到了夏朝。近几十年来，由于刻划陶文的发现和研究、初步识读破译了一些后，有的专家学者则认为中国的史前史和传说史，将可能推到夏朝之前。因此，对于中国的岩画，如果通过辨形、注音、释义的研究，最后识读破译了的话，则中国的史前史和传说史，亦将可能推到中国图画文字的产生之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岩画，具有与甲骨文等同的重要意义。此为岩画的重要意义之一。

其二，迄今为止，人类发生过的和存在的各种文化现象，都无不源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即以一定的物质经济为基础。史前岩画本身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从根本上否定了关于人类文化现象起源的各种奇谈怪论，不仅证实了人类的各种文化现象皆源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而且反映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的共同规律。史前人类对实物物体认识的共同特征，首先是考虑到它的形和影，把实物物体的形和影作为它的庐山真面目，便将形和影写（画）出来，用以作为记录对实物物体认识的语言的符号工具。因此，世界各大洲各国和地区现存的史前岩画，都无不是实

物物体的形和影；在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都无不由整体化而局部化，由具体化而抽象化，由图形化而线条化。无怪乎，意大利克里特岛的岩画，与中国广西花山的岩画，均为蛙形，在形体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绝不能用所谓文化传播的现象去解释，而只能是史前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对物的认识上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民族学资料证明，所谓文化传播，是史前人类在图画文字产生后，氏族部落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历史时期），在有限的空间内（一定的地域），进行迁徙，或部落间相互交往后才逐渐发生的现象。

第三、史前岩画是史前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岩画又是这种史前文化记录的符号工具。因此，史前岩画是世界文明史上各民族母体文化的源头，乃至世界现代各族母体文化的源头。地球的表面被水和山分割成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地质地貌和气候环境，造成不同的自然经济资源；史前人类，在母系社会之后，由于血缘关系而形成各个不同的氏族部落或部落集团。这些氏族部落或部落集团，因受地理环境、自然经济资源和血缘关系诸方面的制约，从而形成各有独自特点的民族文化区域和民族文化系统。作为史前图画文字余留的岩画，就是这些各有独自特点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文明史中的各族文化，乃至现代各族的文化，基本由各自的史前文化发展和演变而来。因此，作为史前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存世界岩画，分别是世界文明史中各族母体文化的源头，乃至世界现代各民族母体文化的源头。

在世界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中国岩画，是中华民族母体文化的源头。因此，如果说中华民族的文化，曾在夏禹时代，因中国历史在由公天下而变为家天下的重大转折关头发生过断层现象的话，那末，中国图画文字的余留岩画，则是这种文化断层的连接线。只不过是包括图画文字在内的史前文化在夏朝被坑掉后，在

几千年的历史中，岩石上幸存的图画文字，如同甲骨文一样，一直未被发现、研究和识读破译，不知道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罢了。

在中国岩画中、西北史前氏、羌民族文化系统中图画文字余留的岩画，是中国西南现代彝语支民族母体文化的源头，是中国西南现代彝语支民族文字的源头。学术界虽然公认，中国西南现代的彝语支民族与史前中国西北氏、羌民族有关，是他们中的部分南下后与当地民族融合而形成的。然而在涉及到他们的文化包括文字的创造、发展和演变时，往往从汉文化和汉字那里去找源头，从而忽视了史前西北氏、羌民族文化，特别是岩画与他们的文化和文字的历史渊源关系。从对西北史前氏羌民族系统图画文字的余留岩画的考察、对比研究，就文字的创造、发展和演变而言，如果把彝语支民族纳西族的图画文字与贺兰山的岩画刻在一起，并经过复旧处理的话，即使是行家也难从直观上分出它的真伪。从这种图画文字脱胎而出的线条和形变线条构成的文字，氏、羌民族中的白兰（狼）人曾使用过它，汉史载之为白兰文，氏、羌民族的遗裔彝族语支中的彝族先民，在汉代便把它作为夷经的书写文字，汉史汉志载之为爨文，现代称之为古彝文。这种古彝文，可能是彝族先民还在西北时就已形成，故在贵州威宁的考古发掘中，就有彝文形成过程中的线条文字刻划陶文。彝语支民族中的纳西族文字，除有大量的图画文字外，尚有相当数量的线条文字。方先生把这种图画文字名之为象形文字，线条文字名之为拼音文字。纳西族中存在的这两种类型的文字，既是西北图画文字演变为彝语支民族文字的例证，同时又是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同时从氏、羌图画文字中脱胎而出的例证。

作者工作单位：贵州民族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